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现代汉语

重订本

钱乃荣 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现代汉语

重订本

钱乃荣 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代汉语 / 钱乃荣主编.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5343-8611-4

I. 现… II. 钱… III. 汉语 - 现代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H1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1081 号

书 名 现代汉语 (重订本)
主 编 钱乃荣
责任编辑 戎文敏 孙 艺
装帧设计 沈建涛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厂 址 通州市经济开发区朝霞路 180 号(邮编 226300)
电 话 0513-80237871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1.5
插 页 1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3-8611-4
定 价 59.50 元
批发电话 025-83260760 83260768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 8008289797
短信咨询 10602585420909
E-mail 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本新体系的现代汉语教材。全书实行开放性的原则,广泛而又审慎地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外(包括台港)学者的科研成果,对维持了数十年的旧教材从内容到形式作了革新,改革理论框架,摒弃陈旧观点,适当介绍重要的不同学派,做到系统性与包容性相结合。编者打破旧教材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的叙述程式,增设了语义、语用、对比和比较、汉字文化等内容,全面分析现代汉语。本书尽量不重复中学阶段学过的内容,力图给学生新的知识。采用部分段落小字排印的方式,以便教学时取舍调整。行文活泼,配以图表、实验纪录、计量分析、参考文献以及系统性较强的大量练习,可作各类本专科大学的现代汉语基础课教材,也可供现代汉语研究人员参考。

本书第三版说明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选题的通知》(教高[2006]9号),本教材被列入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我们在2007年又对这本《现代汉语》教材进行了第二次重新修订,出版了这本教材的第三版。重订完成日期:2007年11月。

参加这次重订的人员按重订工作量的多少依次排列如下:

钱乃荣(主编,上海大学)

李宇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易洪川(副主编,湖北大学)

石汝杰(日本熊本学园大学)

陆丙甫(南昌大学)

陈义群(江南大学)

本教材这次增编了书中“思考与练习”的参考答案,由上海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教师王淑华(第四、七章)、任丽青(第二章)、向德珍(第一、五章)、沈益洪(第六章)、资中勇(第三章)撰写,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列。主编对各章答案进行了统稿。

本书修订本修订人员名单

总论、语法：钱乃荣(上海大学)

语音：汪 平(华中理工大学)

语义：刘丹青(上海师范大学)

语用：左思民(上海师范大学)

比较和对比、汉字和汉字文化：石汝杰(苏州大学)

附录：分归各章，修订者如上

主编 钱乃荣 统改全稿

修订完成日期：1999 年 3 月

本书原编委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常务编委:余志鸿(副主编,上海中医学院)

汪 平(华中理工大学)

易洪川(副主编,湖北大学)

钱乃荣(主编,上海大学)

游汝杰(复旦大学)

编 委:马鸣春(西安武警技术学院)

王建华(浙江教育学院)

左思民(上海师范大学)

石汝杰(苏州大学)

石 锋(南开大学)

刘丹青(南京师范大学)

杨 舸(上海大学)

邹嘉彦(香港城市理工学院)

沈锡伦(上海师范大学)

陆丙甫(复旦大学)

陈义群(无锡教育学院)

陈忠敏(复旦大学)

金立鑫(上海外国语学院)

柳英绿(延边大学)

黄金城(上海外国语学院)

潘悟云(温州师范学院)

原版日期:1990年4月

修订本前言

本书是一本新体系的现代汉语教材,编写的原因就是感到原来的同类教材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过于陈旧。本书1990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后,得到了语言学界和许多大学现代汉语教师的关注,吕叔湘先生、施关淦先生亲自对此书作了中肯的评介(见《中国语文》1991年第2期:《评介新出高校教材〈现代汉语〉(钱乃荣主编)》)。我们非常感激语言学前辈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很多教师来信热情希望我们坚持改革创新立场,将此书修订重版。我们衷心感谢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的修订本。

处于世纪之交的大学现代汉语教学,无论是教师的知识水准还是学生的知识起点都比80年代有较大的进步。大学“现代汉语”教师队伍中博士毕业的年轻学者已经越来越多,他们都具有较新的现代语言学知识素养,学生们在中学的语文基础训练水平也比以前有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在60年代知识结构下形成的“现代汉语”教材再修修补补已经不能适应当代大学生的知识需求,到现在改革教材的愿望也比10年前显得更为迫切。“现代汉语”这个名称是沿用文科大学基础课大纲规定的教材名称的,其实这个名称本身有歧义:一种理解是现代汉语的训练读本,它的目的是教人学会现代汉语;另一种理解是“现代汉语学”省去一个“学”字,它的目的是总结汉语规律和特征,以帮助学生全面了解汉语面貌,它是一门理论科学。在中国的文科大学里教学的“现代汉语”当然应该是后者。我们应该注重“现代汉语”教学的科学性和现代性。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学生总结探讨“现代汉语”的特点和各种规律,培养学生自己动手研究“现代汉语”的创新能力,而不是进行一种语言培训,运用一些固定的规则去规范言语实践。

除了现代汉语知识外,我们的学生在中学里还学到了相当丰富的英语和古汉语的知识,我们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对比和比较,从宏观上深入认识现代汉语。我们提倡

用现代语言学而不是传统语文学的观点和方法,编写我们的《现代汉语》教材和进行我们的现代汉语教学。

我们借鉴了国外有些教材的长处,开列参考书目,编写内容充实的思考题和练习题,在各节文字中还用些小字说明多种观点或进行课题引申。教材里编上较多启发思索的内容后,教师不必像中学语文教学或从前的教学习惯那样每节必教,编者希望像国外的有些教材那样,只是提供教师一个可供自由选择的知识范围,任其选用和发挥。大学的“现代汉语”教学不能像全国统一的自学考试那样使用一张考卷而把知识都统死。

汉语是我们的母语,语料在学生的头脑里几乎人人均等。我们完全可以引导学生对汉语进行宏观的和微观的分析和探索,建议教师不要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辨正几个音、纠正几个错别字、练练同义词反义词、划分划分主语宾语上去,这些问题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任务,一些琐碎的遗留问题可以让学生平时课外自己去解决。教学实践证明,因材施教,注重选择的、通过启发分析、研究讨论式的方法教授汉语语言学理论知识受到新时代大学生的欢迎。

钱乃荣

1999年3月24日

于上海大学

前 言

人类发展到现代社会,知识出现大爆炸,各门学科的分工日益精细,同时各门学科之间的联系也日趋紧密。现代汉语是大学里的一门基础课,它的教学也应该跟上世界科学知识飞速发展的步伐。从培养面向 21 世纪的现代人的要求出发,当代大学生不仅应该掌握好必不可少的现代汉语的基础理论知识,提高语言文字分析运用的能力,还应该把学好现代汉语当做继续学习和研究汉语、外语以及其他人类行为学科的桥梁。

通过这本书,我们学习和研究祖国语言,掌握和探索现代汉语的规则和特点,从分析现代汉语特征中可以寻找世界语言深刻的共性。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学习和研究现代汉语归根到底还应为发展造福全人类的现代语言学和其他科学作出贡献。

作出这种贡献的愿望在师生共同努力下是可以实现的。教学的任务不只在“传道、授业、解惑”,还在于使学生寻得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途径,培养一种自己研究做学问的能力。为此,我们提倡在发现意义上的学习,因为只有创造性学习的机制才跟科学的机制相吻合。当前,在我们大学里尤其应该提高基础课教材的科学性,使我们的教学更好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科学的任务在于不断发现关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学习这本书的学生来说,与其用一百条例子来重复证明本书已经阐明的某条汉语规则,还不如大胆设想用一条例子去证伪它。因此,本教材力图贯彻开放性的原则,不唯我独尊,不自封规范,所有的内容都容许学生讨论和批评,也欢迎专家和普通读者的匡正,以便在教学的反馈中不断修改。在编写本教材时,编者们希望广泛而又审慎地吸取七八十年代国内外学者在语言学和现代汉语研究领域中的新成果(包括有的地方直接加以引用),适当介绍重要的不同观点,做到系统性与包容性相结合,以扩大学生的专业视野。为了

打开思路和重视应用,我们增加了“思考与练习”的分量,并在各节后面开列了参考文献。

本书的编者绝大多数是80年代初期毕业的研究生。一方面我们努力在继承上一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现代汉语”教材从内容到编写方法作一定的革新,另一方面我们也十分注意到本教材与当前的中学语文教材知识的衔接性,以及与以往的“现代汉语”教材内容的衔接性,许多术语和概念尽量尊重过去的习惯用法和称呼,教材中的知识起点建立在普通中学已经学过的知识高度上。在章节内容安排方面,除了打破旧的“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的叙述程式而采用新的结构框架之外,还采取了一些灵活的处理办法。如“总论”一章提供了较多的现代汉语背景知识,“语义”一章包括了一些词汇学方面的内容,“语用”一章除了严格含义上的“语用”外,还编进了语言运用方面的内容,“语音”与“比较和对比”两章,编入了现代汉语田野工作方法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这本教材包含的内容比较多,我们提供一定的余地,便于教师根据各类学校及系科的不同教学要求加以选择或删略。教材中的小号字段落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任选,或由学生自学。

本书编者分工情况如下:第一章“总论”由钱乃荣、余志鸿、邹嘉彦执笔,第二章“语音”由汪平、陈忠敏、石汝杰、石锋执笔,第三章“语法”由钱乃荣、金立鑫、陆丙甫执笔,第四章“语义”由余志鸿、刘丹青、柳英绿执笔,第五章“语用”由易洪川、王建华、马鸣春、左思民执笔,第六章“比较和对比”由游汝杰、潘悟云、沈锡伦、黄金城执笔,第七章“汉字和汉字文化”由钱乃荣、陈义群、杨炯执笔。各章执笔者中列名首位者均为常务编委,主持该章编写工作。在常务编委对各章进行统稿后,全书由主编最后增删和审定。

本书的编写工作是由上海大学、湖北大学组织的。全书在21位编者的通力合作之下于短期内编成,尤其是余志鸿、易洪川两位先生在完成此书过程中协助主编做了很多工作。邹嘉彦先生(香港城市理工学院原语文系主任,现副院长,香港语言学学会首任会长)只是因地理条件的限制而未能成为本书的常务编委。吴为善先生(上海师范大学)曾为本书写过初稿。这些是需要说明的。

钱 乃 荣

1989年1月31日

于上海大学文学院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现代汉语的形成和特点	1
第二节 现代汉语的方言分布和共同语规范	17
第三节 现代汉语在海外	33
第四节 在现代社会中运用和学习现代汉语	45
第二章 语音	58
第一节 语音的特征、分析和记录	58
第二节 音节的结构	74
第三节 音位系统和拼合关系	88
第四节 语音演变和方言对应	105
第五节 汉语的田野工作方法(上)	116
第三章 语法	129
第一节 语素、词	129
第二节 短语、从句	156
第三节 句子的生成和理解	176
第四节 句子的块型和块序	198
第五节 句子的变换和游离成分	218
第六节 句子中助词的语法意义	234
第七节 复句、句群	252
第四章 语义	270
第一节 语义单位和义素分析	270
第二节 义位的分化和聚合	281
第三节 句义	297

第四节 语言中的各种语义·····	316
第五节 词库和词典释义·····	325
第五章 语用 ·····	337
第一节 语境和含意·····	337
第二节 话语的组织和分析·····	350
第三节 话语表达方式的选择·····	370
第四节 语言变体、语体和风格·····	393
第六章 比较和对比 ·····	411
第一节 汉语内部比较·····	411
第二节 汉语和它的亲属语·····	430
第三节 汉英对比·····	439
第四节 汉语的田野工作方法(下)·····	455
第七章 汉字和汉字文化 ·····	468
第一节 汉字是语素文字·····	468
第二节 现代汉字的形体结构·····	483
第三节 汉字文化·····	496
第四节 汉字的简化、标准化和汉字编码·····	512
附录 1 普通话声韵调配合总表 ·····	533
附录 2 普通话押韵韵辙表 ·····	542
附录 3 类推普通话部分声母、韵母的汉字声旁表 ·····	544
附录 4 普通话虚词表 ·····	546
附录 5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 ·····	555
附录 6 现代汉语常用字义符表 ·····	567
附录 7 简化字第一表第二表 ·····	571
“思考与练习”参考答案 ·····	576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现代汉语的形成和特点

111 语言 and 现代汉语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当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时,语言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作用于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时,语言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作用于人自身时,语言是主要的思维活动的外壳;当作用于文化时,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有限的音位配列构成的一个音位系统和有限的语素配列构成的一个语法系统形成的信号系统。与动物的呼叫声只限于几个或几十个封闭性的信号不同,人的语言系统是开放性的。依靠人的理智形成的一定规则,把音位和语素按层级和序列组装起来,可以生成无限的句子。

音位是语音中能区别意义的最小的单位。在普通话“祖国 zǔ guó”这个词里,五个汉语拼音字母和两个声调符号正好代表了它的七个音位。语素是语言中语音和语义相结合的最小的单位。“祖国”这个词是由“祖”、“国”两个语素构成的。一般情况下,一个汉字表示一个语素。人类各种语言都用语序来表示不同的意义。在汉语中,“母亲抚养儿子”和“儿子抚养母亲”意思大不相同。

语言是全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相互交际的传统习惯体系。语音和语义的结合具有任意性,但音义结合的任何语言单位一旦为社会成员共同约定之后,便具有稳定性和保守性,全民通用,代代相传。人们利用它进行思维,交流思想、感情,表达愿望。利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可以把信息传到远方和后代,使人类形成文化,积累知识。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社会发展,语言也随着渐渐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地系统化的语言也不断地表现出它的某些不规则性,社会各阶层在使用全民语言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个人对语言的运用及其产物,称为言语。

语言是用发音器官发出来的、成系统的人类行为的方式。语言与其他人类行为一样,在长期的遗传和变异中形成其行为的生理基础。发达的大脑是语言和思维形成的物质基础。从脑的简单反射、条件反射到使用工具和使用语言符号对外部世界进行控制,这是人类的心智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成果。言语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语言的习得和记忆都是高级神经系统参加的十分复杂的心理活动。人类的发音器官有独特的生理构造,是形成语音分工的生理基础。语言主要依靠声波或文字符号传播,言语信息的生成和感知要经过发音器官、听觉器官、视觉器官、肢体肌肉和各部神经等一系列生理机制的合作才能完成。语言的变化规律也带有自然性。

汉语属汉藏语系,是随着汉民族的形成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发达精密的语言之一。汉语使用人数约有 10 亿,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

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的语言,既有共同语——普通话,也有不同的方言。说汉语的人占全国人口的 90% 以上,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成为我国汉族各方言地区和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共同交际用语,即我们国家的语言。

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和华裔社会中至今使用着汉语。

现代汉语普通话是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它成为一种国际交际语,在国际交往中日益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语对东亚、东南亚邻邦的语言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日本、朝鲜、越南的语言同汉语关系密切,它们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也有许多新词在汉语词的基础上产生。这些国家过去长期使用过汉字,日本 1981 年公布的常用汉字还有 1 945 个,新加坡还把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该国的通用语言之一。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开始了对汉语进行语文学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典籍,它们是世界上最早的语言著作。世界上的语言具有普遍的共性,也有特殊的个性。过去西方语言学家对属于综合语的印欧语研究比较深入,总结出来的某些规律对属于分析语的汉语并不都完全适用,在汉语研究中有时会发现一些所谓的例外,实际上正是汉语以至分析语的特征。对汉语的许多语言现象的研究可以丰富世界语言研究的宝库,加深对世界语言共性的认识。

112 现代汉语的文化历史背景

汉语作为汉民族文化的代码,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的历史背景。汉语与汉文化是同步形成和发展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下面几个文化因素对汉语的形成和发展发生过重要的影响。

1. 汉文化起源的多元性

考古发现证实,在远古蒙昧时代,我国版图上许多地方出现了各种早期文化。随着黄河流域先民的聚居,逐渐形成了中原文化中心。夏朝和商朝的建立标志着华夏民族的开始形成。这个时期的华夏民族与北狄、西羌、东夷及南方百越等民族时有冲突也有交流,在互相接触的同时互相渗透。汉文化是华夏民族和境内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综合体。远自春秋,延至秦汉,四方异族有的被中原统治者征服融合,有的流散他方。被融合的民族成为汉民族组成的一部分,他们把自己的语言文化也融入了汉民族文化;迁徙分化的,则成为近代汉藏语系藏缅、壮侗和苗瑶语族各兄弟民族的祖先或北方阿尔泰语系兄弟民族的祖先。

为了说明原始汉语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孤立的,有必要回顾上古中原地区民族交融的概况:

由于原始社会各个部落发展不平衡,当中原地区进入较高文明阶段时,周围民族还在动荡和形成之中,他们被中原地区称为“蛮夷戎狄”。《史记·西南夷列传》曾记载了西部大族氐羌族的活动情况。氐羌族很早就进入中原,甲骨文中也有商与氐羌接触的记载。《诗经·商颂·殷武》则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这说明商朝初年氐羌部落紧处在商的周围。后来周伐成汤,周就是氐羌的一支。当时参加周武王伐纣的队伍中有许多族群,《尚书·牧誓》记载:“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鬲、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这支庞大的统一阵线队伍如果没有相通的语言是无法统一行动的。他们进入中原,自己的语言文化与中原的语言文化发生了密切的交融。

与此同时,长江文化也发展起来。“百越”分布在今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一直到云南,包括长江流域一带并兼及中南半岛的一大片区域。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楚强大起来,经常与中原各国发生战争,而其中楚、越文化尤其影响了中原文化。到秦统一中国,这些民族中的很大部分成员,与中原人民共同组成了汉民族。

北方游牧部落在周秦时代一直是中原地区的严重威胁,除匈奴以外,还有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北狄”。公元前8世纪,他们分布在秦晋高原、太行山麓以及陕西中部的延水、洛水流域。这些民族曾分别进入中原建立过小国,其中鲜虞国(战国时改名为中山国)甚至存在了250多年。中山国建都于顾(今河北定州市),是当时最大的部落国家。赵武灵王灭了中山,中山国归入了赵国。

汉语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与周围民族语言密切交流的复杂过程,它是以汉民族语言为主体的、融合周围少数民族语言因素的一种非单质语言。古代汉语中就有许多语言现象已分不清是自源还是借用的。这便是我们要了解的、在汉语形成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

2. 汉字的一统作用

189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和兽骨上面的甲骨文,是

公元前1300多年到前1100多年间通行的文字,它已形成比较成熟的汉字系统,表示了汉语最基本的音韵单位和构词单位——音节和语素,这与当时汉人的语言认知心理是一致的。

由于绝大多数的汉字是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同时代表一个语素(在古代,语素几乎与词相等),汉字系统的形成反过来加速了汉语的单音节化和音节结构的简化,使一个音节有确定的长度和大体一致的音韵结构。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上古时期,汉语中存在复辅音,后来由于汉字的影响,有的复辅音就分裂成两个辅音分别组成一个音节的形式,用两个汉字来表示。像“角”和“角落”本是同一个词,原来声母是复辅音[kl]。失落[l]就成了“角”,失落[k],就成了“落”,又写作“角”;分裂成两个音节,就成了“角落”(今南方许多地方“角落”两字的声母分别为[k]和[l],韵母相同,如苏州话[koʔ loʔ]),复辅音由于汉字音节声母结构的简化而消失了。我们从“路、赂”和“格、恪”两组字现今的读音可以看出,它们有的声母是[l],有的声母是[k],而它们都从“各”得声,可见在上古时“各”的声母正是复辅音[kl]。汉字的单语素化加速了上古汉语一些形态的消失。比如上古“林”是名词,“森”(《说文解字》:“森,木多貌……”)是形容词,辅音[s]加在“林”前面起名词变为形容词的构词功用;“墨”是名词,声母是[m], [s]加在“墨”的前面也使名词变为形容词,用汉字“黑”表示。“墨”的上古音是[mək](后来演变成现代北京音的[mo]、苏州音的[məʔ]),“黑”的上古音是[smək](后来演变成[hmək],再变为[xək]和现代北京音的[xei]、苏州音的[həʔ])。“森”、“黑”二词复辅音的消失,表明早期汉语中存在或残存的形态系统湮没了。汉字对汉语作为分析语的特征起了强化的作用。

秦统一了汉字,使全国“书同文”,最终把我国黄河和长江两大文化中心统一起来,尽管各地的人对同一个字还是说不同的音,但汉字统一了全国的书面语,实际上也就统一了古汉语和汉文化。由于汉字符号的表义性使各个汉字表示的语素意义长期稳定,从而使汉语记载下来的汉文化作品具有长期稳定的延续性,这就形成了长达几千年的高度发达和统一的汉字文化。就是这个汉字文化反过来也使汉民族的语言自古以来在长期发展中一直保持其稳定的延续性。

3. 佛教文化的融入

佛教传入中国,有史可考的时期大约在汉武帝征服西域之后,佛教文化自此渐渐融入汉民族文化。

汉明帝八年(公元65年),派蔡愔到西域去求佛法。两年后,蔡愔回来,同时西域僧人摩腾、竺法兰用白马驮经到中国。桓帝时,宫中立浮屠,译佛经。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潮海陆并进,涌入中国,在北方更加上少数民族武力的推波助澜,佛教变成了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融入了